

一個時代的背影

徐錦江

人生一輩子，我們終將明白，不是活過了什麼，而是記住了什麼。今天，當內地恢復高考後八十年代的第一屆大學生大部分退休之後，我們究竟記住了什麼？

我們是苦難的一代。我們出生的那個年代，正是三年自然災害的貧困年代，有些人吃不飽，穿不暖。我們生長的那個年代，也正逢艱難探索的困難時期，年夜飯可能還不及今天隨隨便便的一頓美餐，衣服是老大穿新老二穿舊老三穿破。我們的大學時代，為了圖書館的一個座位可以爭得面紅耳赤，為了買一本心儀的書寧願啃幾天饑頭醬菜。我們入職的時代，喝一杯十塊錢的咖啡是奢侈，想要有一個獨立的蝸居是奢望。我們奮鬥的年代，無爹可拼，也不知道什麼叫「佛系」和「躺平」，只能在大時代的激情裏挾下努力再努力，靠知識改變命運。

我們又是幸福的一代，因為趕上了那個春天。我們的幸運在於高考。點着一莖油燈苦讀的農村孩子，躲在閣樓裏複習的城市平民，從鄉野，從市井，從東南西北，來到一個名叫「復旦」的地方，畢業時不僅包分配，還可以挑選單位，工作後趕上了福利分房，趕上了可以購買低價商品房，趕上了公派出國和自費留學，趕上了有機會大展宏圖幹一番事業。畢業後，我們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寰宇內外。雖然沒有成為文壇泰斗、學界巨人，卻也在自己不同的領域和崗位上精耕細作，留下了不凡的業績。我們沒有大富大貴，卻能安身立命；沒有大紅大紫，卻能各美其美；沒有完成年輕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抱負，卻能在文字的家園中撫慰躁動的心。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過得不好不壞，不鹹不淡，但正是這樣一群人，成為改革

開放大時代的中堅力量。今天，我們退出江湖後，大多數人還能靠一份穩定的退休金頤養天年。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同樣，沒有比較，也就沒有滿足。我們知足，知道漫長中國歷史上其實這樣的好時辰並不多，知道那個時代最好地安排了我們。

當然，我們也有小小的遺憾。身為中文系學子，我們的幾把刷子多半是一手好字和幾本著作。有人把舊體詩寫得滾瓜爛熟，有人把王羲之臨得幾可亂真，有人把管子說得頭頭是道，有人把報紙辦得洛陽紙貴，但也僅此而已。我們中大部分因為猖狂，因為敏感，因為自戀，因為昏庸，因為閒散，因為怯懦，沒有本事識別仕途波濤，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活成這時代最幸福的樣子。

我們的命運是和改革開放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作為一代人的背影，我們沒有什麼特殊遺產，有的是散不盡的書，是對審美的固執，是或許也有真知灼見在的家國清談，是一個普通集體對改革開放年代的懷望，是作為類的存在對資本和技術狂瀾突進的憂慮，是對世界和平與正義的呼喚，是讓歷史走上正軌的信念。

我們想要成為一個模範的集體。苦心孤詣編寫《1980我們這一屆》此書，抱着一個都不能不少的願景，不讓一個同學掉隊，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在回答為什麼要出這本書、這本書有什麼價值時，有同學說：作為恢復高考後八十年代的第一屆大學生，要知道，那時上海的復旦錄取分數線是高於清華、北大的，我們可以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存真留影。有同學說：入校迄今四十多年，幾乎和改革開放同步，回顧基本定型的一生，不僅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也是對時代的一個交代。

當然，最大的意義還在於我們自己。每個人都是自己的終點，「鋪采斲文」是中文系的基本功，但這篇再版序卻選擇簡單素樸的文字表達，為的是契合我們燦爛之後歸於平淡的心境。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互聯網、元宇宙、ChatGPT相繼登場，人工智能成為趨勢的時代。世界變得越來越不能相認。但我們卻仍然堅信技術無法取代人文，人腦比電腦更有價值。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人在現實中，魂在屏幕裏」的時代，網紅當道，短視頻風靡，ACGN流行，但我們卻仍然喜歡原味的具身世界和士大夫從前慢。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咖啡成為日常飲品，房子越住越大，包裝越來越精美的物質過剩時代，消費主義甚囂塵上，體驗經濟買犢還珠，顏值正義和情緒價值成為生存密碼，但我們卻仍然崇尚自然、合理和內在精神。

今天，當偽事件和偽名人盛行，後真相、

後現代、後人類接踵而至，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恪守着傳統，只承認真正的學識和範式；許多人仍然懷念紙媒的黃金歲月，堅信閱讀的磅礴力量，鍥而不捨地尋求着最後的真相；更多人為了一個重病的同學，不管條件好壞，都要獻上一份同學情，為的是向這個社會重申愛的存在和集體主義理想。

今天，當全球化受阻，經濟不再持續向上，市場不再激情澎湃，社會流動性逐漸減弱，紛爭的世界使未來不再那麼確定的時候，我們更加懷念那個理想主義的年代，那個真情流露、機會均等、創造奇跡、意義確定的年代。

今天，當年輕人不再那麼容易被概括、被代表，我們會說，好得很！當年輕人用「悟空」和脫口秀來排遣自我，吐槽社會，我們理解！而當畢業生以考公考編成功為人生理想時，我們卻說：年輕人的世界應該更寬闊。

有一句詩寫得好：「大風吹來世界的聲音，老人能聽出其中的摧毀。」

八十時代已成為不可能，但下一代仍然要往前走。

祝願孩子們能嗅到未來的氣息。

但請記住：一個時代的背影。

或許，我們只是自己記得。

我們這些時代的老人。

(《1980我們這一屆》序)



◀上海復旦大學江灣校區一景。

七日談

(上海篇)

捲起春天(上)

三四月間的閩南，無論白天黑夜，不管陰天晴天，都會有一層薄薄的白色霧氣籠罩在天地間。清晨推開閩南大厝的木門，門楣上「太原衍派」四個字，在薄霧裏洩出青苔的痕跡。幾乎每戶的閩南人都有他們姓氏相應的堂號。那些隨晉人南渡的姓氏，像候鳥銜着舊巢的泥土，在閩南的紅磚厝裏重新築起中原的時光。

春天是思念生發的季節，白鷺掠過溪流時，翅尖勾出幾串水珠，落在岸邊新發的小草上。紫荊花被風揉碎，零星的淺紫飄在車窗前，像未寫完的春信。空氣裏浮游着草木蒸騰的氣息，油菜花厚實的葉片正在醞釀露水，木棉花炸開的絨毛沾在睫毛上。情動於中，而顯於外。浸潤在春天，何止是眼耳鼻，潛藏在腸胃裏的古老記憶此刻也被喚醒。閩南人的意念裏，總有一種把春天捲起來咬上一口的衝動，讓草木的芬芳經由舌尖貼貼肺腑，以此慰藉春天蔓延的思念。

潤餅菜之所以成為閩南清明前後的節氣美食，追本溯源，仍是有清晰可見的脈絡。

潤餅菜，簡而言之，即薄餅包「燴菜」。在舊時也稱春卷、春餅、春盤。「立春日食蘿菔、春餅、生菜，號春盤」。春盤是古代飲食風俗之一，古人云：「春到人

間草木知。」立春日人們會用韭黃、果品、餅餌等食物製成春盤，祭春及饋贈親友。蘇軾的《浣溪沙·細雨斜風作曉寒》有這麼幾句，「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詩行中郊野初試春盤、杯盞清歡的喜悅與暢適溢於言表。

當年，這道帶着春意清歡的中原美食，被裝進南遷的士族們的行囊，跟着南渡的江水漂流至南方。閩南的婦人學會在春日製作這種應節的食品。舊時中原的寒食節、上巳節、清明節糅進閩越的山水，藉着一種美食的存在另一個時空復燃。到清末，書籍出現「潤餅」的字樣。清末台灣《安平縣雜記·附風俗考》裏「三月三日，共製潤餅，以祀祖先，曰『三日節』。」這裏的「潤餅」便是「春盤」在閩南的一個變體，關聯着「三月三」的祭祖習俗。「三月三」適逢清明前後，潤餅菜成了這個時節，閩南「一敬神，二敬人」的年節美食。

有着濃郁原鄉情結的閩南人，對於先祖的崇敬甚至逾越了神明。在他們眼中，清明節與春節同等重要。「年兜沒倒(回)去沒某(老婆)」，清明沒倒(回)去沒祖(祖先)。一年中的兩大節日了，無論你身在何處，你都要「倒」回去，回到一個叫作「厝內」(家)的地方，春節裏與家人團聚，清明祭奠先祖的魂靈。故清明節的潤餅菜也稱「思鄉菜」。時至今日，仍會撩撥在外閩南人的懷鄉之思。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凡來參觀海牙莫里茨皇家美術館的人，可能百分百都為「朝聖」維米爾《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雖然館藏除了這幅「北方蒙娜麗莎」還有諸多名作，但大多數人只將此作圍得水洩不通爭相在畫前合影自拍。遙想三百年前，畢生沒離開過戴爾夫特城的維米爾頂多算是本地明星畫家；三個世紀後，其全球知名度因《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已經到了連非藝術愛好者都能略有耳聞的程度。從去世後數百年間無人問津到二十一世紀的家喻戶曉，如此濶天的流量，維米爾若在天有靈做夢都要笑醒。

那麼，這張尺幅很小的「Tronie」(臉部表情)究竟是緣何引得世人熱捧的呢？在諸多因素中，按照維米爾慢工出細活的作風和短暫的藝術生涯，首先是物以稀為貴；卓越的光影表現(Chiaroscuro)、純熟的暈塗法(Sfumato)運用和耐人尋味的人物微表情同樣是關鍵；簡約的構圖和高飽和度的三原色使用也令人眼前一亮；但不容忽視的是，這幅看似樸實無華的表情小像實則蘊含着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不經意間的「炫富」。

讓我們從少女佩戴的珍珠耳環聊起。十七世紀屬於歐洲的巴洛克時期，而「巴洛克」(Baroque)這個詞彙最初的意思就是「不規則的珍珠」。待到形容藝術風格時，同樣蘊含和文藝復興時期「平衡、和諧、唯美」的審美相對應的不規則與非對稱性。當我們參觀歐洲各大博物館的珠寶館藏時，都會發現那些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的能工巧匠們根據不規則珍珠的造型量身定製的各種首飾。在那個沒有人工培育珍珠的時

重金堆砌的「北方蒙娜麗莎」

代，野生珍珠被視為最珍貴的天然珠寶。由此可見，維米爾畫中的少女所佩戴的那顆水滴狀珍珠耳環無論從體積、形狀還是光澤度而言均價格不菲。

儘管這幅表情小像是由飽和度極高的三原色加黑白所組成，但維米爾共計用了十種原材料所製作的油彩完成了這幅傳世經典。少女明眸和珍珠的局部高光所使用的是十七世紀畫家常用的鉛白。頭巾的藍色是由當時非常昂貴的青金石所磨製而成，這種原產地阿富汗的稀有石料從文藝復興時期便開始流行，因運輸成本及其稀缺性，這些造價高昂的石料普遍用於繪製聖母的藍色長袍。雖說畫龍點睛，但少女明亮純淨的無瑕眼眸並不是這幅畫的靈魂。「北方蒙娜麗莎」和達·芬奇的「正版」《蒙娜麗莎》的一個共同點在於：後者最神秘的是微笑，前者則是微張的櫻桃小口。少女嘴唇的紅色顏料中主要包含胭脂紅，是從原產地中南美洲墨西哥的胭脂蟲身上提煉出來的。這種紅色自文藝復興



時期便通過發達的海運商賈抵達水城威尼斯，並被提香、丁托列托和委羅內塞等威尼斯畫派巨匠廣泛使用。隨着十七世紀荷蘭共和國海上貿易的興盛，上述產自地球另一端的珍貴原材料也飄洋過海抵達阿姆斯特丹港，並在低地國家廣泛流通。對於四十三載人生中從未離開家鄉的維米爾而言，得益於「荷蘭黃金時代」發達的海上貿易，他得以足不出戶得到這些萬里之外的寶貴原材料來作畫。可以說，沒有「荷蘭黃金時代」的社會背景作支撐，「宅男」維米爾是沒有條件畫出《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的。

客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維米爾可謂「荷蘭黃金時代」盛極而衰的縮影。身為畫家，維米爾算是條件相當優越。迎娶了富家女、婚後合住在家世顯赫的丈母娘屋簷下，後者還幫他介紹高端客戶、衣食無憂的他得以心無旁騖地「慢工出細活」。否則以他年均一至二幅畫的效率，是不可能允許他育有十一個子嗣的。在維米爾去世前，荷蘭共和國的經濟狀況已因戰爭每況愈下，當他去世後不久妻子更是申請了破產。相較於同時代的「奢華靜物」(Pronkstilleven)，維米爾筆下歲月靜好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是那樣低調內斂。然而，當我們今天直面這幅被維米爾精心打磨的表情小像時，除了被她的明眸皓齒和珍珠耳環所陶醉，也不應忽略這幅傳世之作背後的奢華造價成本與「荷蘭黃金時代」的大環境加持。時代造就了維米爾，也讓他有條件擲重金「堆砌」起今天享譽全球的「北方蒙娜麗莎」。

◀維米爾《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作者供圖

紫的幻夢

幾年前，我們跟兒子一家去薰衣草農場觀光。

農場離多倫多有個把鐘頭車程。車子還沒到農場門口的停車場，遠遠望去，一片紫色的花海已呈現在眼前，心中剎那間泛起一陣喜悅漣漪。待置身於花海中，望着彷彿無邊無際的薰衣草花田，在陽光照耀下，像天上一片紫色雲霞，悄然落到人間，微風捎着淡淡花香輕拂臉龐，身心一下子變得寧靜安詳。

紫色，是很有韻味的色彩，它不卑不亢，既不妖艷也非暗淡，讓人感到心靈舒暢和放鬆。它附着在薰衣草身上，令這普普通通、花枝直立成穗狀的植物，成了百草之王，有了浪漫、希望、愛情和幸福的意境與寄託。

如果說大片的薰衣草在開放時似紫色的海洋，那紫藤花的燦爛卻如傾瀉而下的紫

色瀑布。每年三四月，正是紫藤花怒放的季節。走進公園，可見纏繞在木架上的紫藤花一大片一大片悄然向下垂展，輕鬆自如，一點也不矯揉造作，只把溫暖的紫色呈現在人們面前，作為背景任遊人影相，也細聽戀人在花前喁喁而語，傾吐心聲。如果走進紫藤花搭成的長長花廊，那更是讓人如置身仙境。

關於紫藤花，還有一個凄美傳說。相傳古時候有一位美麗少女，憧憬着能找一個心儀俊朗的丈夫。一天晚上，她做了一個夢，仙人告訴她，第二天在某處大樹下，她將遇見一位翩翩白衣少年。隔天，少女一早到大樹下等候。可是直至黃昏，仍未見白衣人影子。

少女打算回家，不幸被毒蛇咬了一口。正在此時，白衣人驟然出現，且不顧安危，用嘴吮出她傷口的污血。少女十分感

動，白衣人也心傾，兩人心中瞬間產生愛慕之情。可惜少年父親以少女家貧為由，拒絕兩人結為夫妻。無奈之下，這對年輕人殉情表白。少年變成一棵樹，而少女變成紫藤，纏繞於樹，永不分離。每年春天，紫藤開出美麗動人的紫色花，一朵朵兒排列有序垂下，像向人們傾訴着永恆的愛情。

記得年初亞洲冬季運動會在冰城哈爾濱舉行，在電視上觀看開幕式，精彩表演震撼人心。在淡紫色光影的烘托下，眾多舞者在冰上翩翩起舞，時而急速飛翔，時而輕歌曼舞，一片美麗祥和圖景，令人置身如夢似幻的氛圍中。舞台設計者巧妙運用淡紫這個浪漫色彩作為背景，正是營造了體育比賽追求和平友好的信念，讓萬千觀眾沉浸在愉悅的幻夢之中。

紫，同時還有吉祥、好運之意。話說

東周時期，函谷關關尹喜在晨早常登樓眺望，忽一日見有紫氣從東而來，祥雲籠罩，知有聖人要過關，果見一長者騎青牛而至，原來是老子。他親自迎接並熱情挽留。老子在此居住期間，寫了著名的《道德經》。後世遂把紫氣東來，鴻運當頭，形容為吉祥的徵兆。

有人說，紫是女人心頭好，它令人聯想到幸福和浪漫。單一樣紫色的薰衣草，可賞可用，曬乾做成香囊，隨身有香韻；提煉成香精，裊裊香氣催人入眠，更何況紫還有種種帶給人們的快樂和美好回憶。

其實，何止是女人，在世人心目中，紫色是心靈的慰藉。不是嗎？每當春暖花開，每當在挫折中頑強掙扎並憧憬着未來，每當突破難關迎來燦爛的陽光，大家總會說：萬紫千紅總是春！



客居人語 姚船